



日 漢 在 三 國

HUNZAI
SANGUO
DANG JUNF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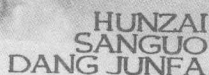
一名黄巾小兵，却被汉末名将忌惮，从此天下通缉，如何乱世求存？只能带着一号人当流寇、四处流窜，在夹缝中求存。

寂寞剑客◎著

当
军
阀

V

珠海出版社



寂寞劍客◎著

当
军
阀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在三国当军阀. 5/ 寂寞剑客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453-0233-2

I. 混… II. 寂…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0281 号

混在三国当军阀《5》

寂寞剑客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装帧设计: 荆棘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州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0 字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233-2

定 价: 260.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一百五十九章	这事没完	1
第一百六十章	不杀、不抢	13
第一百六十一章	八千精兵	20
第一百六十二章	虚张声势	25
第一百六十三章	小屠夫	34
第一百六十四章	君子可以欺其方	41
第一百六十五章	杀戮之心	46
第一百六十六章	西凉猛将马腾	54
第一百六十七章	你好狠毒啊	62
第一百六十八章	马腾造反	73
第一百六十九章	自请牧守凉州	84
第一百七十章	同伐董卓	95
第一百七十一章	锦囊妙计	102
第一百七十二章	马腾中计	107
第一百七十三章	虽千万人吾往矣	112
第一百七十四章	绝处逢生	121
第一百七十五章	初战告捷	126
第一百七十六章	三十六羌	131
第一百七十七章	刀山火海过天梯	136
第一百七十八章	凉州惊变	141
第一百七十九章	河套告急	152

第一百八十章	攻陷晋阳	158
第一百八十一章	逼敌决战	167
第一百八十二章	野心	174
第一百八十三章	决战	178
第一百八十四章	大破鲜卑	189
第一百八十五章	方悦反了	200
第一百八十六章	抽的就是公主	205
第一百八十七章	如何处置方悦?	211
第一百八十八章	乱国毒士贾诩	216
第一百八十九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	227
第一百九十章	董卓进京	237
第一百九十一章	横扫大漠	244
第一百九十二章	十八路诸侯讨董卓	249
第一百九十三章	出兵凉州	256
第一百九十四章	母女花开	261
第一百九十五章	孙坚独眼斩华雄	270
第一百九十六章	张文远威震汜水关	279
第一百九十七章	血洗冀城	290
第一百九十八章	名声在外	297
第一百九十九章	留他全尸	301
第 二 百 章	毒士真毒	308

第

一百五十九章

这事没完



曹操道：“公台，仲德，不知你们对北方局势有何观瞻？”

陈昱道：“窃以为北方很快就要大乱了。”

“哦？”曹操问道，“仲德何出此言？”

陈昱道：“当今天子密诏董卓、耿鄙、韩馥、丁原等四路大军共伐马跃，用心昭然若揭，不过是驱虎吞狼之策，借此削弱北方各大军阀之势力，最后无论是马跃胜出还是四路联军胜出，天子都必然留有后手。”

陈宫道：“仲德兄所言极是，窃以为当今天子的后手无外乎下诏各大军阀互易治所，以挑起军阀混战，替大汉中央争得喘息之机，不过当今天子如此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加速汉室衰亡。”

陈昱又道：“其实，就算天子不下诏，马跃这厮也不会善罢甘休，定会借机挑起纷争。并州因为距离河套最近，而且并州刺史丁原在各大军阀中实力最弱，马跃很可能拿他开刀。若昱所料不差，马跃与丁原之间，不久必有一战。”

曹操凝声问道：“以仲德看来，马跃与丁原，准将占上风？”

“四路联军尚且不敌马跃，区区一个丁原如何能是马屠夫对手？”程昱道，“不过冀州刺史韩馥恐不会袖手旁观，如果有冀州军加入，情形就将截然不同了！”

陈宫也道：“仲德兄不要忘了冀州还有个渤海太守袁绍，此人凭借袁氏名声大肆招揽能人异士，如今身边已经聚集了不少能人。而且因为刘虞之



死，袁氏与马跃素有过节，想必也不会袖手旁观。”

程昱微笑道：“公台兄也不要忘了幽州还有个公孙瓒。”

曹操道：“如果有韩馥、袁绍和公孙瓒的加入，此番倒是有好戏可瞧了。”

“不过……”陈宫语锋一转，接着说道，“就算公孙瓒不出兵，丁原又有韩馥、袁绍相助，也未必能奈何得了马跃，因为马跃根本就不会和丁原、韩馥、袁绍等人正面交锋，兴兵报复只不过是借口。马屠夫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曹操抚掌大笑，连小眼睛也眯了起来，连声道：“公台所言深合吾意，诚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哈哈。”

.....

正是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候，马跃大帐里一片淫声浪语，邹玉娘赤裸着娇躯，半跪半趴在柔软的羊毛毯子上，又肥又翘的美臀往后高高撅起，正向马跃款款摇荡，两瓣滚圆诱人的玉臀之间。紧紧地夹着一枚熟透的桃子，有晶莹剔透的密露正从绽开的裂缝里溢出，闪耀着诱人的色泽。

“啪！”

马跃一巴掌狠狠地扇在邹玉娘雪白的翘臀上，顿时显出五道艳红的指痕来，邹玉娘雪雪呻吟一声，回头脉脉的望着马跃，樱唇半启、乌黑的眸子里流露出一水一样的情意，幽暗的火光照耀下，越发映衬出邹玉娘肌肤的莹白。直如上等的羊脂玉，晶莹剔透。

“你……”马跃一边使劲的揉搓着邹玉娘嫩滑挺翘的玉臀，一边回头向月氏女王乃真尔朵勾了勾手指，“你也过来。”

乃真尔朵不敢违抗马跃的命令，莲步珊珊走到马跃面前。

马跃歪了歪脑袋，以不容抗拒的口吻命令道：“跪下。”

乃真尔朵在马跃面前款款跪落下来，粉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一不愉或者屈辱之色，在这个时代，女人是毫无地位可言的，她们就是男人的玩偶，男人的私有财产，或者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仅此而已。

男人就是女人的一切，男人让女人怎样女人就必须怎样！唯其如此，一代伪君子刘备才会说出那句千古“名言”，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了可以补，手足断了何以续？这就是女人在这个时代的真实地位。

马跃虽然曾是现代人，也曾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可他更在这个世界生

存了两年多！充满杀戮和艰辛的流寇生活早已经把他的心磨得跟铁石一样冰冷，他心中的兽性已经完全被激发，所谓的伦理道德，早已经抛弃了他。

“跪好！”

马跃一把揪住乃真尔朵的衣襟，将她的娇躯整个揪了过来，与邹玉娘并排跪好，然后呼地掀起了乃真尔朵身上的彩衣，薄薄的彩衣下，乃真尔朵身上再无寸缕，霎时间，雪白的下体还有滚圆的雪臀毫无遮掩的呈现在了马跃眼前。

“嘶……”

两具丰满、雪白的美臀并排跪在马跃眼前，带给他异样的视觉冲击，倏忽之间，马跃心底的欲火就像野火燎原般腾地燃烧起来。

半个时辰后。

马跃全身精赤、双手张开立于帐中，邹玉娘、乃真尔朵正细心地替他更衣，两女身上只披了一袭薄薄的轻纱，透明的丝缕根本就遮掩不住外泄的春光，马跃粗糙的大手不时落在她们挺翘的乳峰或者丰满的肥臀上，极尽蹂躏之能事。

“乃真尔朵。”

马跃粗糙的大手在月氏女王雪白的玉臀上重重地掐了一把。

“嗯。”

月氏女王任由马跃的魔爪在她身上游走、肆虐，以鼻音轻轻地嗯了一声。

“本将军决定把月氏胡的九千落（相当于户）牧民分归三千位百户（马跃的三千旧部）分别管辖，每位百户辖三落，平时放牧、战时则追随百户从军出征。”

“嗯。”

乃真尔朵嗯了一声，她很清楚月氏胡面临的处境，马跃跟她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征求她的意见，而仅仅只是向她宣布决定而已！乃真尔朵和月氏胡当然可以违背马跃的决定，但那样做的后果就是——月氏胡将被马屠夫灭族。

马屠夫能够一把火烧了美稷城中的十几万人，就更不会怜悯月氏胡的

三五万人了，对于这一点，乃真尔朵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顺从马屠夫的意志，至少对于自己的部下，马屠夫还是相当厚待的。

比如最早追随马屠夫的乌桓人，境况就相当不错，美稷城中被烧死的八万百姓，没有一个是乌桓人，全是掳来的各族女奴还有匈奴女人。她们是奴隶而不是马屠夫的部下，马屠夫当然不会怜惜她们的生命。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马跃将一枚手指伸进乃真尔朵的樱桃小嘴里。片刻之前，这枚手指刚刚从乃真尔朵的蜜桃里抽出来，上面还沾着女人晶莹剔透的蜜露，乃真尔朵脉脉地掠了马跃一眼，很淫荡的将马跃地手指吮进了嘴里。

“真是个骚货。”

马跃淫笑两声，抽出手指转向邹玉娘，就以那枚沾有乃真尔朵淫夜和唾液的手指轻轻掂起邹玉娘粉嫩的下颌。一贯冷漠的眸子里罕见的掠过一丝温和，凝视着邹玉娘美丽的黑眸，唤道：“玉娘。”

“嗯。”

邹玉娘芳心酥软，轻轻地嗯了一声。

“你和乃真尔朵从五万女奴中挑选出两千名年轻漂亮、身手矫健的女奴，组建女兵营，你为统领、乃真尔朵为副统领。这支女兵营就由你们来统率。”

“啊？”邹玉娘吃声道，“女兵营？”

“嗯，你不愿意？”

“不。”邹玉娘赶紧说道，“贱妾愿意。”

“那好。”马跃紧了紧身上的铁甲，凝声道，“回头你去找郭图先生，他会协助你筛选女兵，哦对了，被挑中的女兵可以脱去奴籍，恢复自由之身。”

“嗯。”

邹玉娘又轻轻地嗯了一声，把马跃的披风拿了过来。

马跃将披风往身后一甩，哗啦啦地展了开来，再顺势往肩上一系，大步出帐而去。

几乎是马跃刚刚一脚踏出大帐，军营里便响起了幽远绵长的号角声，伴随着绵绵不息的号角声，原本安静的军营顷刻间喧嚣起来，莫名的激昂气息

开始在军营里弥漫，崭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三通鼓罢，号角声息。

四千汉家儿郎、六千乌桓勇士已经群聚校场之上，旌旗猎猎、铁甲铮铮，高耸入云的长枪汇聚如林，一束束樱红的流苏炫耀成一片凄艳的血色汪洋，清晨的雾气尚未散去，逐渐萧瑟的晨风里，校场上弥漫着一股凝重的肃杀之气。

校场两侧，九千名月氏勇士迎风肃立，这九千月氏勇士并非马跃的部曲，而是马跃三千旧部的部曲。

薄薄的晨曦中，马跃傲然肃立在阅兵台上，典韦、许褚、高顺、周仓、裴元绍、句突、贾诩、郭图等文官武将在他身后一字排开、尽皆神色肃穆，阅兵台下，三军将士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马跃。

“弟兄们，河套之战我们虽然赢了，可我们赢得很惨！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失去了所有的粮草、全部的辎重，还有整整十万名奴隶！”

马跃说此一顿，目露痛惜之色，厉声道：“但是，这些都不算什么，粮草没了可以再种，辎重没了可以再造，奴隶没了可以再去抢，真正令本将军痛心疾首的，是这一战中损失了六千英勇的弟兄！”

为马跃沉痛的语气所感染，三军将士的眸子里纷纷流露出痛惜之色，只要是马跃的兵，无论是汉人还是乌桓人，没有人不知道永不抛弃、永不放弃这句名言！这八个字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每一名将士的骨子里。

“整整六千将士啊……”马跃眸子里的沉痛之色越发浓郁，语气也显得低沉下来，“这六千名将士原本可以不死，他们本不该死!!! 都是因为本将军谋事不慎、处事不周。以及轻敌冒进，才导致了这场惨剧的发生。”

马跃字字铿锵，一字一顿。

“身为三军主将，本将军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马跃形容凄厉，疾声大喝道，“来呀！”

“在！”

二十名亲兵锵然踏前，在马跃面前列成一排。

马跃大手一挥，疾声道：“请出——英魂鼎！”

“遵命！”

二十名亲兵轰然应诺、转身离去，不及片刻功夫，便扛着刻满英魂姓名的木鼎来到了阅兵台上。再把英魂鼎郑重的摆放在阅兵台的正中央。马跃疾步上前，在英魂鼎前锵然跪倒，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响头。

马跃身后，阅兵台下。三军将士轰然跪倒一片。

拜罢起身，马跃缓缓转过身来，神情间已经一片深沉，疾声道：“典韦何在？”

典韦霍然起身，又昂然踏前两步，按剑疾声道：“末将在。”

马跃张开双臂，沉声道：“给本将军——卸甲！”

阅兵台下。三军将士纷纷起身，却目露困惑之色，都不知道马跃想要做什么？

“遵命。”

典韦却是虎吼一声，再上前一步将马跃身上的铁甲给卸了下来，在三军将士的注视下，马跃又褪去了身上的战袍。露出了精赤的上身，阅兵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吸气声，几乎所有的将士都为亲眼所见的景象所深深震撼。

马跃的身上赫然布满了纵横交错、狰狞可怖的刀伤箭疮。几乎找不出一块完整的好肉来！很难想像，一个人在受了如此之多的创伤之后，还能像马跃这样生龙活虎、毫发无损，这不能不让人感叹，这厮的生命力还真不是一般的顽强。

布满马跃身上的刀伤、箭疮，正以狰狞的真容无情地昭示，真正的不败战将不是说出来的，更不是吹出来的，而是从无数惨烈的血战中杀出来的！

“膨……”

马跃面对着台下的三军将士突然跪了下来，重重地跪倒在阅兵台上，当铁制的护膝与阅兵台的木板重重相撞时，整个阅兵台都在轻轻的颤抖。在三军将士震惊莫名的眼神注视下，马跃又将头盔摘下、捧于手中，昂首疾声道：“本将军决定鞭己三十，以儆效尤。”

“嗯？”

“啊？”

三军将士尽皆目露凛然之色，从古到今还从未听说有主将当众鞭笞



自己。

在将士们的窃窃私语声中，马跃将铁盔郑重地放在面前，然后上身前倾、以双手撑住台面，疾声道：“典韦。”

“末将在。”

“行刑！”

“遵命！”

“郭图。”

“下官在。”

“监刑。”

“遵命。”

典韦眸子里掠过一丝凶狠的厉色，猛地抽出马鞭在空中狠狠一挥，鞭梢与鞭身相撞顿时发出“叭”的一声脆响，肃立台下的三军将士顿时心中一震，只听这异常响亮的声音便可以知道，这一鞭如果抽在身上，那该是怎样的滋味？

阅兵台边，郭图的嘴角猛地抽搐了一下。

典韦走到马跃身后一步处立定，倏忽之间手中的马鞭已经高高扬起，在上万双眼睛的灼灼注视下，恶狠狠地抽了下来，毫无花巧地抽在了马跃赤裸的背肌上，只听“叭”的一声脆响，马跃黝黑的背部顷刻间皮开肉绽，留下了一道醒目的血痕。

“一！”

郭图的脸肌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从牙缝里迸出个“一”字。

“叭！”

“二！”

“叭！”

“三！”

.....

典韦的马鞭一下接一下抽在马跃的背上，不及十鞭，马跃的背部已经一片血肉模糊，阅兵台下已经响起一片吸气之声，对于这些刀尖舔血的汉子们来说，承受这样的酷刑远比一刀砍头还要令人难受。



马跃却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似乎,那一记记鞭子根本就没有抽在他的身上。

……

“叭!”

又是一声炸响。

“三十!”

郭图尖着嗓子凄厉的嘶吼起来,脸上却流露出极度解脱后的轻松,一袭青衫早已经汗流浹背,仿佛受刑的不是马跃,而是他郭图。

马跃缓缓直起腰来,将褪到腰际的战袍套回身上,刚才马跃双手撑过的阅兵台上,赫然留下了两滩汗渍!台下的士兵们虽然看不到马跃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听到他痛苦的呻吟,可人终究是人,血肉之躯岂能感觉不到疼痛?

“典韦,给本将军披甲!”

“遵命。”

典韦弃了马鞭,大步上前抱起马跃的重甲。当那沉重的铁甲近乎粗暴地套在马跃身上时,三军将士们分明看到马跃的眉头猛的一蹙。可以想象得到,当那沉重的铁甲套在身上、触及绽裂的皮肉时,将产生怎样的痛楚?

马跃脸色微微发白,有豆大的冷汗从他的额角悄然滑落,但他终究没有哼出半声。

“将军威武……”

“将军威武……”

“将军威武……”

一名士兵忍不住胸中的激荡,猛地振臂大吼起来,霎时间。阅兵台下的三军将士就像发了疯似的,跟着疯狂的呐喊起来,只有肃立校场两侧的九千名月氏勇士鸦雀无声,眸子里却已经充满了敬畏之色。

马跃悠然高举右臂,三军将士的疯狂呐喊便如同被刀切断一般戛然而止。

深深地吸了口气,马跃厉声大吼道:“六千弟兄的阵亡。本将军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归根结底,这笔账却要记在董卓、耿鄙、丁原和韩馥这四个军阀身上!如果不是他们率军入侵河套。便不会有河套之战,六千名英勇

的弟兄就不会战死沙场。”

“自从南阳举兵以来，从来只有我们打别人，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打我们!？”马跃恶狠狠地挥舞着双臂，厉声长啸，“弟兄们的鲜血绝不能白流，这事——没完！血债——要以血来偿还！”

“血债血还！”

“血债血还！”

“血债血还！”

肃立阅兵台下的三军将士霎时就被马跃充满血性和激情的言辞激起了强烈的仇恨，纷纷高举起手中的兵器，跟着厉声狂啸起来。马跃再次举起右臂，九千将士凛然噤声，山崩的裂般的呐喊声再次戛然而止。

“饭要一口一口吃，血债也要一笔一笔讨，这一次，就拿并州刺史开刀，先灭了丁原再说！”马跃锵然抽出佩剑，高举过顶直撩长空，厉声道，“踏破晋阳、手刃丁原！”

“踏破晋阳、手刃丁原——”

“踏破晋阳、手刃丁原——”

“踏破晋阳、手刃丁原——”

三军将士山呼响应，狂热至令人热血沸腾的喧嚣声在天地间激荡翻腾、久久不息，疯狂至令人窒息的呐喊声中，马跃开始分派军卒、准备出征。

“裴元绍听令！”

“末将在。”

“率狼骑三千北渡河水，兵寇雁门！”

“遵命。”

“公则。”

“下官在。”

“随军辅之。”

“遵命。”

“周仓听令。”

“末将在。”

“率狼骑三千南渡河水，兵逼上党。”



“遵命。”

“许褚听令。”

“末将在。”

“率三千铁骑、九千月氏从骑随本将军进兵太原、直取晋阳！”

“遵命。”

“高顺听令。”

“末将在。”

“率八百陷阵营、五千乌桓游骑留守老营。”

“遵命。”

……

常山郡，张郃大营。

一名小校昂然直入大帐，向张郃道：“将军，黑山贼又下山了。”

“哦？”张郃霍然抬起头来，说道，“黑山贼终于按捺不住了吗？来了多少人马？”

“约有两万余人。”

“两万人？”张郃眸子里掠过一丝莫名的深沉，凝声道，“这一次定让黑山贼来得回不得，去，速召各军司马前来大帐议事。”

“遵命。”

小校答应一声，转身扬长而去。

小校刚刚离去，帐外脚步声疾，忽有风尘仆仆的传讯兵疾步入帐，扑地跪倒在地，喘息道：“将……军，邺……城急报。”

“嗯？”张郃蹙眉道。“讲。”

传讯兵喘息道：“潘凤大军全军覆灭，潘凤将军、耿武将军、关纯将军尽皆阵亡。沮授军师也被马跃军所俘虏，韩馥大人急令将军火速回师邺城、共商大计。”

“什么？”张郃大吃一惊道，“全……军覆灭？”

……

野牛渡，马跃大帐，马跃正召集贾诩议事。

“文和，漠北鲜卑人情形如何？”

“侯三刚刚传回密信，骞曼已经被步度根攻杀，如今漠北的区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其中以步度根的实力最强。”

马跃道：“本将军与耿鄙、丁原、韩馥等辈已成水火难以相容之势。再加上天子从中煽风点火，可以想见，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之内，我军恐很难改变四面受敌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经无法顾及漠北的鲜卑人了，文和可有良策防止鲜卑人再次强大起来？”

贾诩道：“诩有上、下两策，可供主公选择。”

“何为上策？”

“上策乃是减丁，将鲜卑族中身高超过车轮的男丁全部斩杀。”

马跃道：“减丁之策固然不错，不过眼下我军四面受敌。实在抽不出足够的军队去攻略大漠，再说说下策。”

贾诩道：“下策就是绝户之计了。”

“计将安出？”

“无他，火焚草原耳！”

“火焚草原？”马跃凛然道，“文和，你这是在要鲜卑人的命啊！这草原大火一旦烧起来，不但寸草不存，只怕连草原上的飞禽走兽、还有牛羊牲畜，都将无法幸免于难，那这个冬天……”

贾诩嘴角绽起一丝冰冷地笑意，凝声道：“要想防止鲜卑人强盛起来，制造一场人为的天灾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嗯？”

马跃目光闪烁，开始陷入凝思。

贾诩道：“主公，此计虽然有干天和，可死的都是蛮夷之人，与我大汉何干？且可解除主公后顾之忧，何乐而不为？”

马跃道：“可是，万一鲜卑人被逼急了，南下河套、幽州来掳掠怎么办？”

“这不可能。”贾诩自信满满地说道，“草原一旦被烈火焚尽，鲜卑人就很难熬过今年的冬天，为了掳掠有限的资源，他们势必陷入更为惨烈的混战，步度根如果想南下河套、幽州掳掠，兵马少了难以成事，兵少多了，后方老营又可能被轲比能和拓拔沽粉乘虚端掉，试问在如此情形之下，鲜卑人如何能够南下？”



马跃道：“如果鲜卑人联起手来呢？”

“那就更不可能了。”贾诩嘴角浮起一丝狡诈的笑意，“主公以为，鲜卑人有可能会联手吗？”

……

邺城，冀州刺史府议事大厅。

张郃风风火火地走进大厅，向韩馥抱拳作揖道：“张郃参见大人。”

韩馥虚手一托朗声道：“张郃将军免礼，且入席（非酒席，意指议事的列席）。”

“谢大人。”

张郃谢过韩馥，一侧首头才发现两侧席上居然已经立了数人，其中立于韩馥左首上位的却是一名身姿雄伟的年轻人，神情仪容极为不俗，紧挨年轻人下首而立的却是两员昂藏武将，赫然正是有过数面之缘的同郡名将颜良、文丑。

见张郃相望，颜良、文丑亦微笑颌首。

韩馥早已经向那年轻人笑道：“本初，这一位便是河间张郃了。”

“哦？”那年轻人霍然转过脸来，灼灼地凝视着张郃，眸子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激赏之色，朗声道，“这一位便是河间名将张郃？”